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上

宋 袁樞 撰

曹操篡漢

漢靈帝中平元年曹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嘆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髙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不答操乃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五年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

六年董卓之亂以操為驍騎校尉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

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茍非其人雖强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三月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宫室刼遷天子海内震動不

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張邈遣將衛玆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莬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

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内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

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
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
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袁紹在河内
雲中張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
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
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
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
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

遣辯士為陳禍福馥必肯遜讓紹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謀襲馥馥與戰不利紹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寛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袁

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
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從事趙浮程渙等謂馥曰
袁本初軍無斗糧谷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
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
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又
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
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
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

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諶皆為謀主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秪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畧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

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急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　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　事具黃巾之亂　夏四月青州黃巾寇兖州劉岱與戰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

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　冬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

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内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固結之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

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黄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曽孫也

四年春正月曹操軍鄄城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黒山别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

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

夏曹操還軍定陶　六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

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邵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青徐牧

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

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

謙兵敗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

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

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

墟邑無復行人

興平元年春二月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使司馬荀彧壽張令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邪東海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

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為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衆人皆以曹張相親柔又少年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

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殺已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甞譏議操操聞而殺之并其妻子讓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宮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横之一時

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

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宫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宫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

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宫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惟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汎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

歸勒兵自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别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昱爲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鄄城

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秋八月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陣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

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九月操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冬十月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

居鄄操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之韓彭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覇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閏四月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

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悦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

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

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建安元年秋八月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

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據險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

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悦語諸將軍曰兖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矜死節也

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

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九月車駕之東遷也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　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犇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愬戊

辰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輙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丙戌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爲尚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

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覇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彊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濫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寵

知將欲原容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冦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

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驃騎將軍武威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衆屯宛宣威將軍賈詡往歸繡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於淯水繡舉衆降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操引軍還許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高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

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寛紹以寛濟寛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寛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簡易而内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决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

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灋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

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慼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隷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

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於壽春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以書召沛相
陳珪珪答書曰曹將軍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
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
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　初袁術畏呂布為已害乃為
子求婚布許之　夏五月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
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
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

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
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
還絶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
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
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幷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
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
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
守臨别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

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勲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

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埶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並進到鍾離所過虜掠還渡淮

北留書辱術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　秋九月司空曹操東征袁術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操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

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

許褚勇力絶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

淮汝陳梁間皆畏憚之操狥淮汝褚以衆歸操操曰此

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

虎士焉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拔湖陽

三年春正月曹操還許三月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

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

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其勢必相救操不

從圍繡於穰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

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

敵操乃夜鑿險偽道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埶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

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

也操曰善　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操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

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故不遣救兵以緜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

能乃出兵東市遥爲之勢　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
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
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流涕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
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
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
軍無奮意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
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臨
城謂操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宫曰

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醖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　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宫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宫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宫曰宫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宫曰宫聞施仁政於天下

者不絶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未復言宫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宫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宫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而用之張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臧霸自亡匿操募索得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等皆詣操降操乃分琅邪東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悉以霸等為守相初操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及兖州亂翕暉皆叛兖州既定翕暉

亡命投霸操語劉備令霸送二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主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孫之願也皆以翕暉為郡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四年春三月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

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袁術既稱帝滛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饑困莫之収邺既而資實空虛不能自立乃燒宫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禄去漢室乆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

簣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嘔血死術從
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犇
廬江太守劉勲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
獻之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
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
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
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

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令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

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寖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

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内變

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秋八月操進
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
河上　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
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
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
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有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
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

感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　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寛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

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

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表絡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别駕零陵劉先説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

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

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嵩表以為憚使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為動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

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
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因之
十二月曹操復屯官渡　操遣劉備邀袁術備遂殺徐
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五年春正月曹操自討劉備備奔青州歸袁紹曹操還
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
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
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

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犇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為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　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埶存則威無不加埶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畧又

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

任紹不聽　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

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使省其所部幷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

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顔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還軍官渡

秋七月汝南黄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為征南將軍劉表亦隂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劒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袁紹軍陽武沮授

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八月紹進營稍前沙埴為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

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　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

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至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

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

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

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卲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

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嘆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寛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

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為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

計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稍復擊定之紹為人寛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六年春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

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操還許

七年春正月操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慚憤發病嘔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

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熈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幷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等

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强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

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操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

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南單于遂降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　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

倂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别駕北海

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秋八月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犇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群下多以為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

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寛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否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

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令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讒閲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散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

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内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　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吕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為子整聘譚女以

安之而引軍還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犇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

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内侯　五月操毁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

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為東門校尉　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内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

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九月詔以操領兾州牧操讓還兖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背之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攻袁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熈譚悉收其

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絶婚女還然後
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
屯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
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
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
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
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

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為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

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犇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

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　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内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内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

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護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

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　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畧有漢民十餘萬户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已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

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户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

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
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
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
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
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
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
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為蓨令隨軍次

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

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奔遼東

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熈首不煩兵矣　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熈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熈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熈幷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　公還而康斬尚熈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熈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

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表病卒遂以琮為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事見劉備據蜀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

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
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
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
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
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禄勲劉先為
尚書鄧羲為侍中荆州大將南陽文聘别屯在外琮之
降也呼聘欲與俱辭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
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耶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

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没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顔早見耳遂歔欷流涕操為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

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荆州遣别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少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録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絶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

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

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

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

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

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此皆肝膈之要也然

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

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己

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

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讓位至於邑

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

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

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叅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

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弟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

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

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兾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兾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凉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

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　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

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為王后　冬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

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麋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

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
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
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
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
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
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
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
卲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

至有觸冒鈇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
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
化也當是之時茍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
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
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畜四
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
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
隕絶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

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文帝黄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

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内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用譙沛以沮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其稟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

在遂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
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君王晏駕
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
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
聚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
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衞治
喪事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
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

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於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

為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嶽
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
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
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
列侯為關中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
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
朔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

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秋八月葬孝獻皇帝于禪陵